

孙成凤

与鸟为邻



每天凌晨5点钟,鸟儿就会在院子里几棵大树上集合,叽喳啁啾,吵闹得连收听电台的早新闻都只能用耳机把耳朵塞得严严实实的。这些鸟在枝上跳上跳下,小巧的脑袋转来转去,不断地欢叫,仿佛讨论一件重大的事情,但终没有一次能达成共识。它们不知疲倦的争吵时常会引来一只或几只黑色或者灰色的大鸟,那不可一世的庞大身影从天而降,刚健且伸得笔直的翅膀如同两把利剑,直入树林,翅膀收拢的一刹那,强悍的双爪不偏不倚地抓住了林中最高的一段树枝,接着就是“啞”地或“呱”的一声高鸣。顿时,林子变得鸦雀无声,还给清晨片刻的安宁。大鸟终以无可匹敌的王者风范,统一了鸟儿各执一词的争论,结束了互不服气的攻讦。如果大鸟在枝上停留片刻,这些弱小的鸟儿就会化整为零地悄悄散去,翅膀扇得像疾风的风车,突的一声就不知所终。一旦大鸟离去,这些鸟儿又会不知从什么地方聚拢而来,开始新一轮的争吵,往往是周而复始。

选中这块地结庐而居,图的当然是清静,与大自然的亲近。原先相邻有几户邻居,从门窗剝蚀的油漆和铁锈可以推知这些房子的久远。我乔迁来的时候,这些院落都没有落锁,可见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打算常住。他们搬走的原因,据说都是嫌这里太清静了,便又回到了闹市区。《红楼梦》一僧一道在评说大荒无稽崖那块凡心已炽的石头时说:“此亦静极思动,无中生有之数也。”看来,凡有思想与生命的物种,都离不开天定的劫数。但我不知这些离去的邻居们,开始是否也因喜欢这里的清静而来。

居住在这样一个无丝竹之乱耳的清静所在,省去了世俗的烦恼与喧嚣,过着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日子,但时间一长,就不免静得发慌。春天的时候,到苗圃买了十几棵梧桐树苗,栽到邻家空落落的院子里。妻子见了,有所不解。我笑而告曰:“没听说要栽梧桐树不愁凤凰来吗?人做的邻居迁徙了,鸟儿们会来作邻的。”梧桐确是速长树木,才三个春秋,便有合抱粗了。初夏时节,梧桐树开出深蓝色的喇叭花,一簇一簇地,既热烈又豪放,散发出微甜的幽香。这时,蜂蝶穿梭花间,让人感觉生命的繁忙是与茁壮的季节相依的,心想:蜂蝶是为花而生,还是花儿为蜂蝶而开呢?生活的情趣便在不知不觉间如磨坊摇油,晃得满满当当了。从那时起,我就给自己的住所取名爲梧桐苑。在林木葱茏的院子里,每天手捧线装书,一杯香茗做伴,便有了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的惬意。这莫不是我们所一直追求的境界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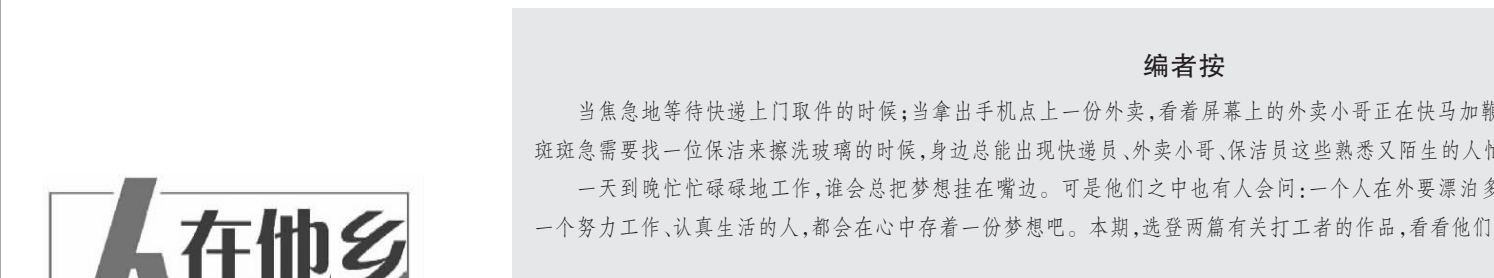
我乐于于鸟儿的争执不休,看它们互不服气地弹爪搔首。其实,这是鸟儿的最大和谐。倘若鸟儿噤声,无异于自然的幽闭,万物只成死寂。人鸟相处的时间长了,就会上演许多有趣的佳话。一次朋友来访,在院中石桌上摆了四碟小菜对饮,竟有两只鸟儿不邀自到,蹲在桌沿上陪客。客人欣然,每饮一杯,就先用指头蘸点酒送给鸟儿啜饮,然后再喂它们一点下酒的小菜。不料,人才半酣,鸟却醉了,两个小家伙摇摇晃晃,叽喀一声竟醉倒在桌子底下。客人拊掌大笑,言:“孰道‘谁共我,醉明白’?还有鸟儿呢!哈哈。”有天清晨,无意中从繁密的枝叶间发现鸟儿们在树头上做了许多的小窝,一团团的,像梧桐树结出的丰硕果实。看来,鸟儿们是想长久地在这里安营扎寨呢。我想,从此,此院无清静了。“乳鸦啼散玉屏空,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声无觅处,落阶梧叶月明中。”尽管寒暑易节,但有了这些梧桐树,我还需什么“玉屏空”呢?

铁匠

陈书生	
<div>高温 把铜色的皮肤烤得流油 甩一把汗珠 像天女散花</div>	
<div>动听的风箱 有声的火苗 只是过门</div>	
<div>节奏不是行云流水 动作不是轻歌曼舞 似狂风暴雨 万马奔腾</div>	
<div>这乡村的打击乐 引领和追随 恰到好处 天衣无缝 一切尽在不言中</div>	
<div>趁热打铁 不打不成器 但品质却取决于淬火</div>	
<div>人亦如此 没经过淬火 看似坚强 却很脆弱</div>	



抬头看见梦想的方向



打工文学撷英^⑤

打工的鸟

钟鄂鸣	
<div>迁徙的鸟,常被外面一些人和事感动</div>	
<div>留下来。用一生来歌唱异乡。风经过鸟的天空 倾听大海的涛声</div>	
<div>在一些夜晚,灯光比谁都委屈 常躲在无人之处,向星星倾诉心事</div>	
<div>那些寂寞如草芥,伏在城市每个角落</div>	
<div>如一扇扇紧闭的窗口 落满一些阔叶</div>	
<div>乡愁,收集的一枚枚邮票 夹在那些落满灰尘的书上 偶尔翻出来 读一读几千里外的家乡 听一听那边的犬吠与鸟鸣</div>	



如果你只是因为现在的困境而自怨自艾,那生活只能是暗无天日。

食不厌精

食不厌精	
<div>门子学问甬管识字与否川中老幼妇孺无不知晓。遥想计划供应的年月,保守而言,可以说蜀中每一家都存有炼制好的猪油,或用于在菜汤中点几个油花,或是我认的、最主要的吃面之用。直到后来经济发达,人人各自油水满肚,各家各户才不再精心于此等营生,少年们对此反而有些陌生了。</div>	
<div>不过,论及面条的调味,成都坝子上的人依旧恶习难改,或有过之而无不及——单就熟油辣椒一味来说吧,俺就领受了近乎神论的辣椒油经略。</div>	
<div>大约十来年前吧,一名就职于伏学院的兄弟劝诫说:既然那么爱吃面,熟油辣椒必须要有讲究才是。</div>	
<div>不就是“油泼辣子”嘛,有什么好讲究的,辣椒捣碎(粗细个人爱好),合适温度的热油一浇,及时有序调匀,不是吗?</div>	
<div>还真不是!其人教诲如下:</div>	
<div>首先得是菜籽油,花生、葵花籽、大豆油,甚至是各种调和油都不成,会损害辣椒的香味。其次,辣椒必须是石白或者是现如今那种类石白的铁制品捣碎,带刀的电动打碎机高速转动时温度会很高,这将导致辣椒本味发生改变,因之,制作的熟油辣椒之香味会有极大损失。</div>	
<div>以上都好办,最重要的是辣椒配比。复杂的就不介绍了,最简单的,朝天椒、二荆条,还有海椒——就是四川特有的那种粗短、形似小灯笼(小番茄)的辣椒,这三种是最基本的材料。当然,您还可以做得更复杂,再加上小米辣、线椒什么的。然后根据材料</div>	

编者按

当焦急地等待快递上门取件的时候;当拿出手机点上一份外卖,看着屏幕上的外卖小哥正在快马加鞭赶往饭店的时候;当看着窗户上泥点斑斑急需找一位保洁来擦洗玻璃的时候,身边总会出现快递员、外卖小哥、保洁员这些熟悉又陌生的人忙碌的身影。

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地工作,谁会总把梦想挂在嘴边。可是他们之中也有人会问:一个人在外要漂泊多久,才能够看见梦想抬起头?大概每一个努力工作、认真生活的人,都会在心中存着一份梦想吧。本期,选登两篇有关打工者的作品,看看他们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他们。

在异乡流泪的姐姐

上夜班,正好同路。

以后,姐姐总会在某个傍晚来到学校,有时来给我生活费,有时拎着一大袋平常很少吃到的水果。那年冬天好冷,脚上起了好几处红点,姐姐忽然又来了,带给我一双皮靴叫我试试,里层的毛厚厚的,软软的,真暖和!同学羡慕地问:“你姐姐在市里哪个单位上班呀?你有一个好姐姐啊!”我如实而不无骄傲地说:“不是的,我姐姐是打工的。”

周末的晚上,我有时会像个想家的孩子,去找姐姐。走过街灯明亮霓虹闪烁的街面,面前一下子昏暗下来,小巷七拐八弯,常常又绕回原处,只得惆怅地离开,回校。想着姐姐每夜下班走回家的路上担惊受怕,眼睛就湿润了。虽然没找到姐姐,心中却满是怀想的温暖。也有找到的时候,姐姐刚回来,和几个姐妹正说笑,她们都显得疲乏渴睡。看见我,她的眼光一下子变亮了,似乎还流下泪来,赶紧拉我进屋,又马上带我出门去很远的夜市买东西吃。读书时的胃口总是很好,我大口大口狼吞虎咽着,而姐姐几乎没吃什么,每次都说在厂里刚吃过的。

厂里真的有免费的夜餐吗?有一次分明听见姐姐和别人说起隔壁的两个女孩,她们所在的厂里冬季活儿旺,每天加班到深夜十二点,饿极了,几乎都走不动了,路过那么多烧烤店也不买点什么,回来下一碗白水面充饥。姐姐丝毫没有嘲笑她们的意思,若有所思地说,她们过完年就不再出来赚钱了,她们

要结婚了。那天,望着姐姐小屋里挤在一起的几张床,什么用具都缺,我不禁为打工者的艰难生活而感伤流泪。

可姐姐一点都不觉得苦。她人缘好,周围的人包括本地的房东都喜欢她,热情地喊她“英伢”。有一天太晚了,姐姐不放心我回校,喊上几个姐妹,带我在月夜下走魔宫一样转了好几条巷子,就像小时候在村里串门走户般轻松;找到几个同过厂的男老乡,那些人故意不答应,却立马从简单粗糙的衣柜翻出一条洗衣粉味道浓烈的被子,笑呵呵地铺下了。我便在那挤了一晚。

1996年春节后,姐姐要出嫁了。那天,我特地去帮她搬东西回家。她打了六年工,所有的生活用品是四个沉重破旧的大塑料袋。我们一人提两个,到车站等回乡的客车。姐姐的婚礼在两天后,清晨,她刚刚做好新娘娘的盘发,穿着一件红色新买的风衣,显得那样健康美丽!上了车,我们一下子被挤散在稠密的人群中,正慌忙找姐姐,忽然发现她笔直地站在车窗边,两个袋子就丢在脚下。

她一动不动地望着后方,车开动了,晨曦中,两旁的街市逐渐热闹起来,空气中飘浮着城市特有的繁华与落寞交织的悲哀气息。我看见,她脸上洒下了一掬晶莹的泪珠,为这深爱的、曾属于她的一角城市么?

直到今天,那一幕悲情与温柔交织的诗意景象仍然深深印在我心灵的柔软处。

阅读她们的光亮

潘妹苗

中国的女作家中,对我影响最深的有四位,若按时间序列,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当属第一。隔着800多年时光,被誉为婉约词派“一代词宗”的她,如蒙着神秘的轻纱,以其典雅清丽、意趣脱俗的词句流芳后世。“误入藕花深处”的淘气,“却道海棠依旧”的闲适,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的悲凉,“生当作人杰”的豪迈,“欲语泪先流”的哀怨……勾勒出这位才女的人生轨迹。我也试着似易安居士那般留意起春花秋月,舞弄着阳春白雪,无奈现世安稳,我写出的诗词怎么看都显得无病呻吟,造作矫情。之后开博客,我不由自主地循着“如梦令”“声声慢”“醉花阴”等词牌,将文章一一分类,才知道自己中毒已深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迷上张爱玲。至今,她的小说仍在牵绊我的阅读情结。她的作品犹如“沉香”,久了让人上瘾。女作家在沉潜、冷漠、残忍、苍凉的人情世故里奏出悲怨的尘世之调,吹出一股西风凛冽的凄绝:有阿小的悲、曼桢的伤、小艾的怨,有华美的袍、沉重的锁以及轻灵的痛……经她一支妙笔,世态人情被描摹得或简约通透,或幽默犀利:“又是这样的恢恢的天气,又这样的脆弱,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!”“眼睛是亮晶晶沉重的流质,一面说着话,老是溜着,有点管不住。”“一种失败的预感,像丝袜上一道裂痕,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地往上爬。”她只是悲悯地写下精致的颓废,写下每一个有故事的芸芸众生,朝向广袤深邃的所在,将一炉沉香屑燃尽,化作生命华美的寂寞。

爱一个人需要光阴慢慢积淀,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我,琼瑶这个名字不能不提。不仅因为她的小说打开了我青涩懵懂的少女之心,而且那些由文字映射到荧幕光影的浪漫故事,伴随青春划过的流星,留下一道擦不去的印痕。一本书竟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,我常常是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一页页浏览,甚至一遍遍跟随情节而喘息,而雀跃,而哭泣。想来我性格中多情、迷幻与敏感的部分,起码有三成是浸润在琼瑶的故事里而养成的吧。剧中的男和女在红尘的云烟里缠绕跳跃,于离奇交织的背景里诉说着世间的爱与恨、悲与欢、分与合,令人沉醉。

我喜欢的第四位女作家则较为清醒理智得多,她便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。李银河是位有争议的孤独的学者,她的文字直白洗练,大气包容,一般不超过千字,但内容的情怀、意境和穿透力可谓深远。她的“千字文”大多涉及社会、艺术、追求、人性、心灵、欲望,使人在现实中,寻求自由、自立、自强。我在现实当中遇到挫折和困惑的时候去“拜访”李银河,在读她的过程中理解我原本不理解的世界,原谅我原本难以释怀的人事,保留内心深处未被唤醒的懂得、接纳,进而获得心情的愉悦。还有什么比一个人能懂自己更重要的事呢?

4个女作伙伴我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,其实,带给我阅读影响的远不止她们。三毛、萧红、林徽因、冰心,包括现在的铁凝、迟子建、龙应台、严歌苓、简桢,以及80后作家安宁,限于笔墨,我不能将她们一一记述。

文学是一种光亮,当它无意间在身边燃起,我们就会被她照亮,不论时间长短,哪怕一刻,也让人记得。

辣度的不同,按适当的比例混合,这样才能加工出既有辣味又不失椒香的熟油辣椒。

那么,什么样的配比合适呢?

这取决于所选各种辣椒的味道,属于经验之道,熟能生巧。拿二荆条来说,同一块地里的最优,别的种类也是,辣度近于一致。选好料,再小范围实验,混合辣椒味道合适之后,再制成成品的加工。

市场上买不成?还要到地里去?你就这吹吧。别抬杠,市场上一口袋里的未必是一块地上的,你也知道好的火锅底汤必有多种辣椒炒制。

这个我倒知道,以前后厨见识过。可为了一碗面条这么麻烦,真没这个必要。

也不是啊,一次性做好吃一年,麻烦吗?再者说了,不只是面,做凉拌菜也不需要这一味吗?

在北方待久了,我觉得伏学院的兄弟所言有点不真,再有现如今不吃辣椒之味,我也不觉得缺少什么,尽管京城食店里的所谓辣椒油可有可无,何况,就算我想做,也不大可能专程跑四川乡村的地里去选辣椒吧?而且,照专家的指导,您能保证干辣椒出川到北京沾上北方的湿气后不变味吗?

本来我就是开玩笑,不想在吃上面搞得那么复杂,俺吃嘛嘛香,不需要养成“恶习”。

末了人家有点不爽,说我看就不热爱生活的糙人。

“食不厌精”你不知道吗?你也是读过书的人。食不厌精我自然是知道,可我以为那说的不完全是舌尖的事,不是还有精神食粮一说吗?

